

3·15将至,就想谈谈“正宗”话题。小区门前一条街,兰州拉面、东北烧烤、云南米线、大山土鸡蛋、阳澄湖大闸蟹、扬州修脚理发等一字排列,并冠以“正宗”及相关联的“古法”“传统”“祖传”等字样,且多用大红色衬底,格外弹眼落睛,满街氤氲着醇稠的烟火气。若做个分类,餐饮无疑占了多数。温饱无虞了,人们便关注嚼在嘴里的前世今生了。

沪地两家同名同姓包子铺之间的商标官司落定尘埃。在不太明白个中法律门道、商场要害的门外人看来,就犹如一部大家族传代纷争的影视剧一样,当年系出同根的两家争得是嫡传承继、正本为宗;谁比谁正宗,谁就能扛祖宗的牌号。

当然除了吃,路上那些挎名包、戴名表、穿高定服饰的红男绿女,无论高光亮相还是刻意低调,不管是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还是不远万里的洋品牌,无不在展示着受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正宗才有的光耀。

听长辈说,缘于运输的不便,以往少见“正宗”之说。那时若去外地出差,总会带着大包小包土特产而归,当然是原产地、原工艺的正宗产品了。那时商家多在用料上较劲,所以用“真”字面市,以后加个字成“真正”表示更高一筹;再后来才有“正宗”一说纵横商场的。如今大流通带来大物流,土特产概念有了根本变革。同样做馒头,用面粉厂生产的或是传统碾子碾过的面粉,哪个做得更好吃,只是个仁智各见的偏好

梁波罗与《小城春秋》

侯宇燕

这里要先谈谈老电影《51号兵站》,它拍摄于遥远的1959年。其中有一场重头戏,梁洪(梁波罗饰)智斗汉奸特务。一身长衫的梁波罗潇洒地引着小特务在酒店内外绕来绕去,同时配以黑管奏出的悠扬乐曲,真是赏心悦目。

青年时代的梁波罗有一张清瘦的脸。他的脸部轮廓实在太清晰了。加以高高的额头,突出的眉棱,深凹的有神的大眼睛,宽鼻梁,薄而阔大的嘴唇——这种华南人特有的脸型,如若安排得恰当,当会产生特别令人惊艳的效果。当青年梁波罗意气风发地站在乘风破浪的轮船上眺望远方时,仰拍的镜头给了他最大程度的爱意。相信在60多年前,在电影院里,每到此时,银幕下一定会响起压抑不住的惊叹声。

经历了十几年的沧桑岁月,再以“吴坚”这个形象出现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小城春秋》中的梁波罗,那种突出的青葱的俊秀渐渐被岁月的棱角磨平了,刚刚过去的浩劫使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忧郁。

我是在14岁时读到高云览遗作《小城春秋》的。之前在旧书摊上买到的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看到过对这本书创作背景的介绍。高云览长期生活在南洋。小城,是指他度过了人生大半岁月的幽静的厦门。上世纪50年代他回国后,埋头描写一段发生在20多年前的惊心动魄的劫狱故事,纪念那些高尚的活着和死了的朋友。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岁月的一段历史。很显然,他想表现的不仅是历史事件,还有他对厦门的感情。这种感情驱使着他在上手术台前还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些洋溢着热带亚热带气息的文字。

而当年80年代末我在电视上看到福建电影厂于十多年前建厂之初精心拍摄的这第一部故事片时,感受到的“静”:小城的清静,创作人员的心静,表演者的平静。

中年梁波罗被从上影厂借调到福建。他扮演一位平静的中年革命者,后来牺牲在鼓浪屿的海中。这个人物演得很好,虽然青春不再,那种令人惊艳的英俊也已被岁月席卷而去,但梁波罗找到了自己新的定位。

电影中扮演梁波罗恋人书茵的女演员,之前和之后都没在银幕上出现过。据说她当时是福州的售货员,被踏破铁鞋的导演找到,走上银幕,为的就是她那沉静的气质。书茵出身于书香门第。为什么这样一个演员,遍寻不着,最后是在街道商店里找到的呢?也许和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有关系吧。在我的想象中也许,书茵的扮演者就是出身于一个曾经的书香门第家庭。金宇澄曾说,“文革”后期给人的感觉不是闹,而是无边的静。“书茵”就在这样的寂静中,于午后的阳光里捧着一本书,坐在柜台后静静地读着,直至时光流转,被选中走上银幕,与被迫当了多年羊信、终得解放、回到华南家乡拍摄电影的梁波罗相遇。

《小城春秋》不是一部著名的电影,但它宁静。宁静的后面,是很多人一生的故事。

问题了。正宗,原为禅界用语,泛指嫡系传承、根脉清晰、正本清源;但在生活快节奏的当下,不仅从禅界到了凡间,而且“破圈”至凡人凡事万物皆能以正宗为豪。但跨界跨得越来越广,就有点像风中的一面面旗,高高飘扬又有些扑朔迷离。游走于商界、奔忙在职场,常会用师从、嫡传、独门……自我推荐,可以来点自吹自擂,但终究还须明白:品正为根。人若不正,宗何以清?《淮南子》里所说“正身直行,众邪自息”,不仅是路见不平时,而且更多是在得失的内心权衡中;包括不假以“正宗”糊弄众人。

当然,师古不泥,水清无鱼;正宗至纯了便是故步自封,失去延续发展的动力。只有着意融合探索,才会有根繁叶茂灵秀葱茏。

还是小区门前那条街,有对年轻夫妇的葱油饼生意不错,人们并不看重摊位前“古法葱油饼”招牌,关键是饼厚实诚、葱香浓郁,物超所值;至于古代如何做葱油饼并不重要。老厂的老人们聚会忆旧,说某人当年“很正宗”是个高段位的誉词,比认为某人做事“很上路”更说得出口、摆得上台面。某家“毛脚女婿”上门过后,为父母的私下问问贴心老邻居“怎么样?”若答“蛮好,一看就是个正宗过日脚的样子”,换成书面语言就是:做事可靠、为人靠谱,无说一套做一套那股油滑。好事就成了一大半。

当然,师古不泥,水清无鱼;正宗至纯了便是故步自封,失去延续发展的动力。只有着意融合探索,才会有根繁叶茂灵秀葱茏。

还是小区门前那条街,有对年轻夫妇的葱油饼生意不错,人们并不看重摊位前“古法葱油饼”招牌,关键是饼厚实诚、葱香浓郁,物超所值;至于古代如何做葱油饼并不重要。老厂的老人们聚会忆旧,说某人当年“很正宗”是个高段位的誉词,比认为某人做事“很上路”更说得出口、摆得上台面。某家“毛脚女婿”上门过后,为父母的私下问问贴心老邻居“怎么样?”若答“蛮好,一看就是个正宗过日脚的样子”,换成书面语言就是:做事可靠、为人靠谱,无说一套做一套那股油滑。好事就成了一大半。



儒家先贤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下》中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句话中的“无父”者,说的是墨子,而“无君”者,指的就是杨朱。杨朱何许人也?先秦诸子中的一位,他的思想继承道家,却又不容于庄子,但是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足以能与信徒遍天下的墨家抗衡,因此才够得上孟子一骂。只不过他的著作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和汉武帝的尊儒已经散失,现在只能通过其他人的记载,窥探一些他思想和见解的点滴。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一毛不拔”这个成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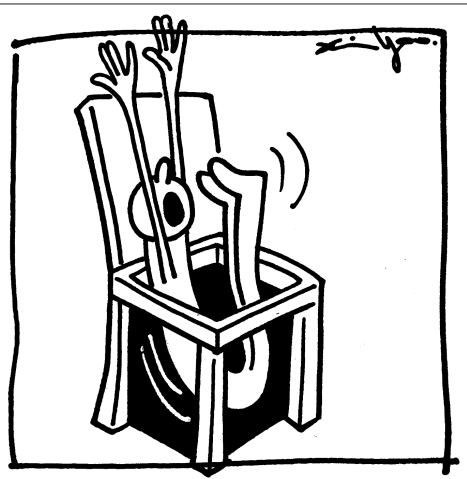
事实上杨朱的原话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而到了孟子口中就变成:“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很难理解,因为在逻辑上说不通,一根毫毛即可拯救天下,为什么不呢?其实杨朱只是把他的观点极端化了,他“贵己”的思想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以人为本”。只不过这个“人”并非是指人类共同的人性,而是指群体之中的个体,保护个体不被群体的利益所挟持才是他的本意。身上的一根毫发不会对这个个人造成任何影响,如果真能拯救世界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来。但是从这个命题推导出来的结论却是可怕的,那就是小的利益要服从于大的利益,个人的利益要服从于集体的利益。比如一个人相对于一亿人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假若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救一亿人,那么我们是否有权要求他这样做呢?或者说这种权力究竟是在大多数人手中还还是那一个人手中呢?

诚然,牺牲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精神,但这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通过强迫某个人牺牲来拯救大多数人,那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这是动物才会干的事情。然而我们是人,进化让我们成为人类并非只是让我们拥有更聪明的大脑,而是赋予我们动物所没有的情感和互相帮助的精神,这才是我们脱离动物原始本能而成为万物之灵的根源。如果依然要通过牺牲掉个体来保障群体的利益,那么成为人又有什么意义?这才是禽兽的本性。

从孟子的观点来看,他并不赞成绝对的君权,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有前提条件的,他本人似乎也缺乏对齐宣王的足够敬畏和尊重。但是儒家学说先天自带的等级观念让他还是要攻击墨子、杨朱无父无君,这是因为个人服从于集体利益在集体体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理解和领悟杨朱的思想:个体如果没有保障,整个群体也岌岌可危,只不过是看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谁的头顶而已。只有让个体的利益都不被侵犯,整体才会更强大。从这个角度看,一毛不拔的杨朱领先了我们两千年。

事实上杨朱的原话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而到了孟子口中就变成:“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很难理解,因为在逻辑上说不通,一根毫毛即可拯救天下,为什么不呢?其实杨朱只是把他的观点极端化了,他“贵己”的思想用现代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以人为本”。只不过这个“人”并非是指人类共同的人性,而是指群体之中的个体,保护个体不被群体的利益所挟持才是他的本意。身上的一根毫发不会对这个个人造成任何影响,如果真能拯救世界当然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来。但是从这个命题推导出来的结论却是可怕的,那就是小的利益要服从于大的利益,个人的利益要服从于集体的利益。比如一个人相对于一亿人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假若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救一亿人,那么我们是否有权要求他这样做呢?或者说这种权力究竟是在大多数人手中还还是那一个人手中呢?

诚然,牺牲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精神,但这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的。如果通过强迫某个人牺牲来拯救大多数人,那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罪,这是动物才会干的事情。然而我们是人,进化让我们成为人类并非只是让我们拥有更聪明的大脑,而是赋予我们动物所没有的情感和互相帮助的精神,这才是我们脱离动物原始本能而成为万物之灵的根源。如果依然要通过牺牲掉个体来保障群体的利益,那么成为人又有什么意义?这才是禽兽的本性。



智慧快餐
座位:坐得住是位,坐不住是坑。

春日随感

刘友杰

久盼的春天,好不容易穿过北方的阵阵雪花,挤开南边的缠绵阴雨,走来。二月二,龙抬头。怎样过这一天?我很没出息地只想吃点新野菜。说干就干,手忙脚乱。居然赶在午饭时间,把荠菜粉丝荠荠包子蒸出来了一大锅!

小心地将菜包子送到嘴边,咬开一口,一股野菜特有的香气,抢先从鼻孔,然后又通过味蕾,同时窜进了大脑。几乎在消化器官欢快工作起来的同时,不知道怎么就勾起了记忆。开始是片段的,然后是重叠的,上世纪60年代,爸爸妈妈姥爷姥姥合肥金寨路蚌埠施家洼怀远西门岗……一幕又一幕,在慢慢的咀嚼中,统统囫圇地吞进肚里,也说不清楚是喜是悲了。

下午的公园里,舞场上满是欢跳的人。湖边的廊厅里,几把中西吹奏乐器,加一个业余指挥,为那位有点年纪的女高声歌唱准确地把控着音准和节奏。插空懒懒地坐上一处长椅,耳膜回荡嗵嗵的鼓点,一遍又一遍地,把心儿拍得酥软酥软的。

欢笑声最响亮的儿童游乐园大门前,似乎晃动着两个外孙女天真烂漫的笑脸,还有直直伸出双臂、用手机为她们拍照的外婆……

一晃间,公园依旧在,我也在,小朋友们长成了小姑娘。光阴流似水,温暖在心头。国境和平家人无恙的日子,总嫌短暂。此时,过往飘上远方,林间撒下明媚,游人们穿梭,而未来,就在我们前头。

出了弄堂就是天马茶馆。我去茶馆不是喝茶,而是打开水。进门有只圆滚滚的贮水桶,只要顶端的玻璃管咕嘟咕嘟泛起水泡冒出热气,水就开了。这个烧着通红煤块的水箱叫老虎灶。那时的茶馆属国营商店,售茶也售水,付一分钱或“壹分”的筹子就可灌一热水瓶开水。由于离家近方便,我就经常去,也渐渐与茶客混熟了,也常被他们的茶话所吸引。

店堂的三张八仙桌几乎趟趟满座。茶客多是上年纪的人,七八个一桌,每桌摆上两把紫黑光亮的茶壶,几只小茶盅也红润锃亮。我纠结的是小小一盅茶居然分几次才喝完,有的只是抿一抿,似乎茶里有神奇的味道才舍不得一饮而尽;有的眼看在嘴边却慢慢放下,先得把话说了。他们的话题如同他们的相貌,朴素而随意。有老调重弹的生活琐事,也有新鲜趣闻。即使吹牛我也要逗留一会听个结果。比如胡子拉碴嗓门洪亮的阿陆说有回下河摸蟹,感觉摸到了大黄鳝,拎出水来却是条鲜红的赤练蛇。他一本正经地说蛇没咬他,只是死死缠着手腕,他风轮般挥动手臂,把蛇甩了个八丈远。看着他的认真,大家笑他,有的说那蛇牙掉了,也有说阿陆皮厚没咬透。于是大家一阵开心。不过说起女知青在船上挑稻一脚踩空掉入河里,他奔去救人,或是在天马山里抓住逃犯扭送派出所的事,大家无不佩服。

老王喜欢不停地摩挲自己的小茶壶,喝茶时小指勾壶把,拇指托底,食指中指按壶盖慢慢提起,口对壶嘴头一歪,“滋溜”一声。他洒脱大方,经常掏出瓜子往桌上一撒。发烟时也不忘邻桌的人。有次拿出一包“飞马牌”香烟乐呵呵地说是好烟,结果一圈下来自己没了,只好掏出“劳动牌”。他说抗日时给新四军送情报,摔了三只鸭子,捏死一只把情报塞入鸭肚里与活鸭摆在一起去“卖鸭”。过关时日本鬼子扣了活鸭,留下死鸭情报就送出了。他还说日本投降两年后有天半夜枪声四起,全村人都跑,自己也跟着一群人跑,结果跟的是国民党军就被强

制当了兵。打过一次仗,他枪口抬高故意避开解放军,后来趁乱逃回了浙南老家。就凭送情报的功劳,乡干部叫他当村干部,可他说吃不压人,做木匠好。说完吸口烟“滋滋”一口茶,满脸惬意。

他们中唯一戴眼镜的“杜佬”看似斯文,喝茶却粗犷。每次三分钱一小红包茶放入瓷碗直接到灶上冲上开水。一说话下巴上的褐色疤痕像蚯蚓在蠕动,尽兴时仰头大笑。他的说笑也让我长了见识。比如甲鱼交手不放,只要用一细物戳其鼻孔立马松口。又如钓鱼要看风向和时辰,鱼种不同鱼钩鱼饵也不同。油锅起火盖锅盖等生活常识都是他说的。

其实不打开水我也会光顾茶馆,因为茶馆有趣。无论是他们偶尔的争执,闲聊的柴米油盐,还是亚非拉人民反帝形势,都充盈着最平常自在而富有哲理的生活气息。尤为珍贵的是他们从大悲哀忧愁和埋怨牢骚,那种豁达满足和纯粹,犹如清澈透亮的茶水,令我通透舒坦,也让我积攒了许多美好记忆。

其实不打开水我也会光顾茶馆,因为茶馆有趣。无论是他们偶尔的争执,闲聊的柴米油盐,还是亚非拉人民反帝形势,都充盈着最平常自在而富有哲理的生活气息。尤为珍贵的是他们从大悲哀忧愁和埋怨牢骚,那种豁达满足和纯粹,犹如清澈透亮的茶水,令我通透舒坦,也让我积攒了许多美好记忆。

周末的下午,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宅家。偶然打开一只尘封已久的箱子,里面是父亲在世时给保存的一些我的毕业证书以及一厚叠学生手册,甚至还有几张期末考试的试卷成绩单。在箱子的底部,我还翻出了几张儿时的图画。原本洁白的铅画纸早已泛黄,但上面画的花花草草和瓶瓶罐罐依然可辨。翻着翻着,我的思绪穿越了,想起了一幅我画的,至今仍记忆深刻的图画……

儿时的我就读于上海一所五年制小学,每周有两节图画课。图画老师姓宋,四五十岁上下,一位体态矮墩墩胖乎乎的男老师,每次上课时,他总是操着一口浓重的绍兴普通话,手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教我们画铅笔画。也许是用力过猛,被他折断的粉笔头经常会弹到第一排的课桌上。那时的我长得矮小,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有次他给我们布置回家作业,画题为《公园的一角》。三天后,我把作业交给了课代表。大约一周后,宋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我的画看着我,半晌后说:这是你画的,对吧?看着老师的神色,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很喜欢这张画,我怯怯地点了点头。

我在铅画纸上画了两间人字形的小木屋,小木屋的上端用“田”字来表示一扇窗户,在“田”字的右上方,用红色的蜡笔写了一个很醒目的“女”,另一间写了一个“男”。小木屋之间,画了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路。最经典的是,我还在墙角旁的泥土边,画了不少密密麻麻的蚂蚁。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离家不远的淮海公园“白相”,我确实看到过是这样啊!

然而,老师却说:“公园里有那么多的大树,有小桥,有河流,还有儿童乐园等等,你为什么都不画呢?”这对于一个当时只有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讲,一定是无言以对的。然后,老师把那幅图还给了我。我瞥了一眼纸的右上方,用红墨水钢笔笔批了一个大大的“中”字,当时就哭了。我以为我自己画得很好,可以得“优”。

回家后,我给我父亲看了,父亲却说:你画得很好,画出了你看到的,你想画的就对了。能画出公园里蓝天白云小桥流水固然好,但你画出了童真,让人看后觉得很有趣。读初中时,我父亲还和我谈论过此事,并推荐我读一下李贽的《童心说》。我读后很受启发。

曾看到一则报道,在一次儿童画展上,有一幅画引起了争议。一棵苹果树上结满了苹果,然而一只只硕大的苹果都超过了树干的宽度。有人认为这是一幅比例失调的画。但有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因为儿童的眼里只有苹果,树干就变得很次要,这幅画恰恰很真实地显现出儿童的视觉感知,尤其是对自然景象的感知。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在于如何启发儿童,守护儿童的自尊心,尽量挖掘“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财富”,使隐藏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各种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翻遍了那只箱子。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我想要的那幅——《公园的一角》。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找不到了。

一幅旧画
李慧冰

雅玩